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在北纬22 ° 27 -22 ° 52 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50702479

10位ISBN编号：7550702470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海天出版社

作者：邓一光

页数：170

字数：1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内容概要

邓一光，生于重庆，祖籍湖北麻城，蒙古族，现居深圳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《我是我的神》等9部，中短篇小说《远离稼穡》《狼行成双》等数篇。

《深圳在北纬22 ° 27' -22 ° 52'》主要内容包括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、乘和谐号找牙、宝贝，我们去北大、离市民中心二百米、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.....

《深圳在北纬22 ° 27' -22 ° 52'》是深圳当代短篇小说8大家之一。

作者简介

生于重庆，祖籍湖北麻城，蒙古族，现居深圳。
著有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《我是我的神》等9部，中短篇小说《远离稼穡》《狼行成双》等数篇。
作品大量入选各种选刊和选本，并有英、法、俄、日等文字译本。
获过包括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、第一届冯牧文学奖、第一届郭沫若文学奖、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等国家级文学奖在内的各种奖项。

书籍目录

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
乘和谐号找牙
宝贝，我们去北大
离市民中心二百米
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
深圳在北纬22 ° 27' -22 ° 52'
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
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
有的时候两件事会一起发生
消失给你看，或死给你看(后记)

章节摘录

樊鸿宾带我去深南大道看房子。
房子美轮美奂，价格昂贵，我买不起。
我们离开那里，去滨海大道看另一处房子。
那处房子也不错，像一片珊瑚虫的坟茔，倚山傍海，气宇轩昂，让人有敬畏感，价钱也不菲。

“房子不错。
有没有更便宜的？”我问。

“城中村怎么样？”他反问，尽量克制着。
“这是深圳，你要改变观念。”我知道城中村，那是一堆城市的淋巴细胞，气息叵测，盛产奇形怪状的故事。

我对故事过敏。
我对淋巴也过敏。
而且，我还不至于那么不道德，把自己的坏毛病告诉樊鸿宾。
他是我来深圳之后认识的唯一朋友，相当于我在这座城市里的过渡房。

“那怎么办，我的确买不起。”我说。
“你就不应该打买房子的主意。”樊鸿宾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，总结说，“你就不应该来深圳。

你当深圳是联合国？
联合国维和也得花钱。”
“也许还有别的办法。

有吗？”我问。
我真的没有主意了。
我想到从卢克索沿东部沙漠返回开罗的那一次，穆罕默德·白佑明提到的那些生活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，他们不住政府为他们盖的美丽的白色房子，而在沙堆下用破木板搭一间岌岌可危的破棚子，心安理得地当甲壳虫，让人既羡慕又敬佩。
贝都因人是好样的，可我不是贝都因人。

“要这样，你只能去红树林了。”樊鸿宾斩钉截铁地说。
樊鸿宾是一名画家，在罗湖有一栋气派的画院，虽然画院旁边的人工湖是一潭颜色可疑的死水，看上去让人起鸡皮疙瘩，但他在南山有一套漂亮的公寓，那是他的全额私产，他有说这种话的权利。

这样，我就去了红树林。
那个男人坐在那里或是蹲在那里，就在红树林边。
天黑着，看不清生长在滩涂上泥质沼泽中那些奇异的胎生灌木。
夜栖在灌木中的水鸟轻声啾啾着，听起来有点儿揪心。
深圳湾对面的香港灯火璀璨，像一条磷火闪烁的巨蟒尸体。

我第一眼就看见了他。
磷火映在他的脸上。
他长得没有什么特点，和所有走在大街上的深圳人一样，只是他的头发在不安地燃烧，这一点不一样。

他很安静，蹲在那里不出声，但我猜想他和我一样，也不是贝都因人。
贝都因人不那么蹲着，他们喜欢赤着脚在滚烫的沙砾中快速行走。
现在我知道他是蹲着的，而不是坐着的。

红树林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，它们是唯一与海洋和睦相处的陆生物种。

我在他对面小心翼翼地站了一会儿，隔着浓密的灌木丛。
我有点儿被他静静蹲的样子吓住了，坐下来，坐了一会儿改成蹲。

“你好。

”我说，“红树林没有房子，特别是在夜里。

老樊不应该把我支到这里来对不对？

” 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说话。

也许他是一个哑巴。

也许他在打瞌睡。

也许他不想理我，或者他不认识樊鸿宾，虽然樊鸿宾是一个画家，而且在南山的闹市区有一套完全产权的公寓。

巨蟒的磷火在快速演变，黑夜没有办法按照黑夜的愿望嚣张。

河口有潮湿的气息弥漫过来，红树林散发着淡泊的树脂味，在海洋的咸涩味道中显得隐约而尖锐。
但这又有什么关系？

“深圳太贵了。

”我说，意识到这话不准确。

“房子太贵了。

” 红树林中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，来自他那个方向。

是海浪推动桐花树和苦郎树，或者是夜里出来觅食的海狸或海鼠。

然后他说话了。

“我没想到钥匙会生锈。

”他说，声音有点儿生涩。

这很正常。

“电子表不走了。

身份证过期了。

他们拿走了我钱夹里的照片。

”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
有一次我的钥匙也锈了，那一次我去了漠河。

我迷恋上了阳光下闪烁着金属幽光的冰挂，差点儿娶了一个瞎了_一只眼睛的姑娘，为这个我伤心了好几年。

那真是一次心力交瘁的经历。

还有一次，我的钥匙掉进厨房的下水道里了，但很奇怪，它没有生锈。

“怎么可能？

”我说。

我其实想说“不可能”。

我想最好还是礼貌一点。

“他们说，记着办二代身份证。

可这太难了。

”他有些迟疑不决，“谁也没有两个身份，对不对？

” 他说得对。

但在黑暗中我不能肯定他的神情。

我的脚趾被什么东西硌疼了。

我猜想是一枚小石子，或者突出地面的红树根茎。

我能感觉到暗红色的汁液慢慢攀爬上我的裤腿。

我一直没有弄清楚，红树林靠什么生长。

它生长在海里，是海岸边的房子，楼上居住着小青脚鹬、黑嘴鸥和白琴鹭，楼下住着砗螺、粒核果螺、栉孔扇贝、糙鸟蛤和寄居蟹，它们是长住居民。

还有一些哲水蚤、波水蚤、刺水蚤、根管藻、三角藻和圆筛藻，它们在林岸边荡来漾去，是一些暂住居民。

照理说。

红树林属于海里的建筑，它怎么可以依靠笨拙的陆地黄蜂和红须蚂蚁来传粉和授精呢？

“他们还告诉我，小心外面的阳光。

这一点他们说对了。

”他又开口说话了，“大街上阳光明媚，而我太苍白了。

我就像一棵过了季的除虫菊，全身上下都涂满了金色蜜蜡。

” “是吗？

”我吃惊。

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诗人，这让我原谅了深圳。

一座城市是容易被原谅的，尤其是我们的内心有柔软处，而这个柔软处恰好被打开了的时候。

想想鲜活的冰岛牡蛎被寒冷的牡蛎刀撬开时的感受吧。

“我不知道。

”他有点拿不定主意，“我离开得太久了。

十六年，是不是太久了？

” “原来这样。

“那还用说。

十六年前迪拜还在卖珍珠，现在人家有花不完的‘石油美元’。

迪拜真是了不起。

”我说，“你想抽支烟吗？

你是深圳人吧？

” “我从兜里掏出香烟。

海风很大，火被吹灭了好几次。

禁烟令无处不在，我不得不放弃。

如果可能，我会放弃做一个人。

我是说，不是吸烟的人，也不是深圳人，是人——如果我能做一枚砗螺，或者一丛三角藻的话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